

關着的門

亨利·列尼耶著
李萬居譯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關着的門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原著者

Henry de Regnier

譯者

李萬居

發行人

吳乘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49)

譯者的話

一八八五年浪漫派巨子雨果（V. Hugo）死後不久，法國文壇發生一種新的運動：這種運動即高蹈派（École parnassienne）中的幾位作家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魏爾倫（P. Verlaine）等脫離了該派，而獨樹一幟，創立象徵派的運動。那時候正是亨利·列尼耶（Henri de Régnier）剛滿二十歲，開始發表他的文學作品的時期。列尼耶氏以一八六四年十二月生於法國西北部雍佛列（Honfleur）地方，小時便來巴黎，起初在斯達尼斯拉中學肄業，後來專攻法律。但他很早就薰陶於文學的環境裏，因時常與馬拉梅輩相往還，所以受象徵派的影响甚深：如馬拉梅，里爾（Charles Leconte de Lisle），迪也爾（Léon Dierx），魏爾倫，瑋里耶（Villiers de l'Isle-Adam）均爲他生平最服膺的人，後來他卒成爲象徵派的巨擘。他不僅是法蘭西現代的大詩人，而且是個很著名的小說家。他被選爲法蘭

目次

目	次
關着的門 列尼耶	一
大理石女子 列尼耶	九
決絕 列尼耶	四三
噴水泉 列尼耶	五五
山中之夜 列尼耶	六一
威爾幾妮與保羅 哈里耶	六九
兩個不相識的人 洛耶	七七
奶子 普勒夫斯若	一一九

關着的門 (La porte fermée)

Henri de Régnier 作

我一到那地方，他倆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呢，由於他那快老的人還保存着的威風凜凜的神情；她呢，由於她那優雅，嬌弱而憔悴的風韻。他倆成了這旅館裏面「耐人尋味」的一對。在秋天，這所位置在奧國邊境加爾達湖的里華小驛站的旅館，遊客是很少的，但我却正因為這裏的寂靜而想留住幾時。

在我的生涯的這個時期裏，我爲了一個被環境所阻撓的不幸的愛情，弄得極其鬱悶。因着一些我現在不願多講的理由，我不得不拋棄我所愛的女人。這種被嚴重的義務所逼迫成的犧牲，使我非常痛苦，於是，我去意大利旅行，想藉此減輕我的苦楚。我便是在這種精神狀態裏，游完了加爾達湖的。壯麗的風光使我自己稍稍排解了一點，而位置在峻峭的岩壁下面，湖的最狹窄處的里華，這間差不多荒涼無人的大旅館和它那伸出在湖面的平台上的花園等等，使我決定在那兒作

幾星期的勾留。

我的苦惱雖是達到頂點，但是，像我剛才所講的那樣，我一到那地方，便和普通人一樣注意到這對發生問題的夫婦。他們竟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跑到旅館的賬房裏去打聽這兩個遊客的姓名。打聽的結果，除開知道他們是法蘭西人叫做都爾蘭質先生和都爾蘭質太太之外，也就沒有得到別的什麼了不得的消息。都爾蘭質先生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體強肩闊。他有堅實的頭腦，剛毅的臉孔，和灰白的鬚鬚。他的女人，姿勢優雅，風度高貴，有着一副嬌豔的臉龐，一雙脈脈含愁的美麗眼睛，她的一切舉止，都有着一種難於言說的脆弱，厭倦和恐懼的氣分。把這柔弱而膽怯的人和年紀雖老而還現得異常頑健的都爾蘭質先生對照起來，那情形是很動人的。並且都爾蘭質先生使我起了疑惑。他的面部的輪廓，我似乎是曾經見過的。我究竟在什麼地方看過這張臉孔呢？

每次遇着都爾蘭質先生時，我便這樣尋思着，而碰見都爾蘭質先生的機會是

很多的，或在旅館的走廊裏，或在庭園裏。都爾蘭質夫婦每天大部份的時間是在庭園裏度過的，他們坐在俯臨湖面的平台上的一張凳子上面。都爾蘭質夫人在做着什麼工作，都爾蘭質先生則靜默地吸着烟。有時候我看見他突然站起來，很快的走入庭園的樹蔭深處。好幾次我碰見都爾蘭質先生在孤零零的散步着。他低着頭，把兩手反放在背後走着，好像一個人正沉浸在一種激烈的煩憂裏面一樣。有一天我甚至在一條小路的轉灣處，出其不意的遇見他用着一種稀有的熱忱，在高聲自語着。

在四點鐘喝茶的時候，每天我都在旅館的大廳裏看見都爾蘭質夫婦，老是坐在離門不遠的那兩個老位子上，這扇門好像使都爾蘭質先生很感興趣似的。到將近六點鐘的辰光，門開了；門房拿着郵件進來，把一束報紙放在都爾蘭質先生面前，而他便連忙攪在手裏。他是怎樣疾忙地撕掉封條並展開那篇幅闊大的印刷物啊！……當他很快的看着報的時候，他的女人便留心地凝視着他。有時候都爾蘭

質先生遞過一張報紙給她，並用指頭指出幾行新聞給她看。這對夫婦使我驚異，當我每次看見這情形的時候。這位對於時事關心到這樣程度的都爾蘭質先生到底是誰呢？難道世界上真有一些人除去對於失掉了的幸福的想法之外，一切都不是與他無關的嗎！

然而，在里華的勾留漸漸使我厭煩了，我決定再繼續我的旅行。在出發的前一天，我租了一隻小船，在湖中過了一部份時間。我覺得權聲似乎緩和了我的苦痛和懊惱。我直到喝茶的時候才回旅館，當我踏進大客廳的當兒，那門丁正把一束報紙交給都爾蘭質先生。他才展開一張，祇看了幾個字，我便看見他的顏色突然變成蒼白。他的兩手顫動着。一種激烈的情緒把他完全擾亂了。驟然間，他站起身出去了，都爾蘭質夫人跟在他後面。報紙留在桌子上面。我走近去。這是一份「政治新聞」。第一頁上面用大號字的標題，記載着議會裏一場紛擾的開會的情形。外交總長演說了一場，結果是使得內閣倒了。一些對外的難題釀成了這開

潮，也就是一個影響到全國的政潮。

都爾蘭質夫婦都沒有出來吃晚飯。我把飯吃完了，便去湖濱吸一支紙烟。夜間的天氣是溫暖而柔和的，我在那兒聽了好久蕩漾的波聲，並瞧着一輪黃色的滿月徐徐從地平線上升起。我的紙烟吸完了，便向旅館走回。大客廳裏有兩個當天早晨才到的英國人，在喝着「威士忌」酒。我沒有驚醒那正在打盹的門丁，扒上了寬闊的樓梯，沿着那條從都爾蘭質夫婦的住室前而經過，直通到我的臥房的過道走去。當我走近他們的住室時，便隱約聽見一些激越的不常聽見的語聲。我停了腳，側耳細聽。這是都爾蘭質先生的聲音，但他的聲音變了，變得粗大了。靜寂的空間充滿了這聲音的回響。這是一種演說家的，雄辯家的，雄壯，老練，爲着激動羣衆而發的聲調。我可以向你斷言：在這荒涼而無人的客棧裏，這樣，從這關着的門外聽見這種聲音，確是奇怪的事情。

下面就是這聲音所講的：

「啊！那些可憐蟲，他們竟不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麼事。這班人裏面，竟沒有一個人顧慮到祖國的命運！他們爲着他們目前的微之又微的利益，犧牲了一切。難道他們竟不知道未來是要用那無情的天秤來秤量他們的行爲嗎？難道他們裏面竟沒有一個人肯把他們的行爲向他們自己告發，並使他們顧到廉恥嗎？啊！假使我在那兒，我會把他們所奔赴的恥辱的深淵指給他們看，他們會採納我的話，因爲從前大家是聽我的話的呀。但是，現在，完了。我用自己的手勒死了自己。我的生命之門是永遠關閉了。並且現在誰還會想起我，想起朗維耶，想起摩理斯，想起朗維耶呢！啊！可慘啊！可慘啊！……」

粗暴的一拳，撞在一件傢具上，這傢具馬上「嘩喇喇」地倒下了，同時我還聽到一個婦人的嗚咽欲絕的喧聲。

摩理斯·朗維耶！突然我明白了。摩理斯·朗維耶！這相隔二十年的穢聞，又浮上了我的腦中。我記起了我小時聽着人家談論的和這一宗著名的醜事有關的

名字。朗維耶，便是那燦爛的前途忽然沉沒在一個無可救藥的失敗中的政治家。朗維耶，他原是一個巧練而有權威的演說家，他是國會裏面一個重要的派別的領袖，他是曾經有過他的光榮時代的，那曇花一現的光榮時代。並且我還想起了那時情勢的嚴重，外國人的猛烈的威脅，國家的混亂，和受着朗維耶的熱烈的言詞所激勵，在一種燦爛的愛國運動中，重新集議的，一次值得紀念的國會的開會。後來，在那勝利的第二天，當衆人的希望都歸向那似乎被目爲「時代的主人」的當兒，朗維耶突告匿跡，我想起了他那奇怪的失蹤，祕密的逃遁。朗維耶拋棄了一切：家庭，責任，祖國，而挾了一個他所愛的，但不能結婚的少女走了，爲了她，他憑着愛情犧牲了名譽和光榮。

我在門後所聽到的就是這位變名爲都爾蘭質先生的摩里斯·朗維耶，他在懷想起他過去的生涯，他那演說家的權威，同時並在懊悔着以前在一個熱情的瞬間做下的那無意思的犧牲。於是我不禁淒然想着現刻在兩重靜默中默無一言的這婦

人，剛才發出來的那一個嗚咽的噎聲。她付了多少的痛苦和怎樣的內疚，來換那一時被愛的陶醉呢？啊！可憐的人們啊！當他們把那著名的豔事隱在一個假名之下，過着這樣飄泊和被放逐的生活的時候，他們的愛情還給他們留下了什麼呢！這是怎樣的命運啊，每天報紙送到的時候，圍坐在一家普通旅館裏的一張茶桌旁，在里華這塊偏僻地方，他們組成了一對「耐人尋味的夫婦」，人家從這兒經過時，都帶着他們那憂鬱的影像走了。

假如大客廳裏那兩個英國人回房去的時候，沒有喚醒我現在已是回房睡覺的時候了，我還會很久的站在他們關着的門前冥想着呢。因為我第二天清早就得動身，是應當早點去睡的。

大理石女子 (La femme de marbre)

Henri de Régnier 作

我賭誓說，在碰到姬麗達，特爾·洛科 (Giulietta del Rouco) 的時候，我很少想看她裸着身體。

這是在一個夠美麗的夏季午後，雖然天空的澄徹沒有完全像某幾天晴到幾乎變成莊嚴的樣子。空中沒有片雲，但是一縷枯燥的蒸氣濛混了日光。沒有暴風雨朕兆的暑氣是沈悶的。因此，在郊外散步了好久以後，我便感覺倦怠了。

然而我仍繼續跑着。地勢是凸起的峴坡。雖是疲倦，我依然決定穿過那條通到洛科 (Rouco) 的高原的農村的曲徑，由這兒可以眺望一片曠野和漠特朗 (Mot torane) 那些紆曲的池沼。那邊有座松林。空氣比較低原新鮮得多。我想躺在樹陰之下一直休憩到黃昏，以便由涼爽和已幽閑的道路進城。在農村我找得到一碗牛奶，幾顆橄欖和一簇葡萄，以供晚餐。

爲得要走捷徑，我應當從柏爾那都 (Bernardo) 老人的葡萄園經過。我一計算，已經五年以上沒有看見這位誠實的人了；在這五年，工作的熱心把我關閉在我的家裏。我的娛樂興趣，偷懶的習慣，乃至食慾一切都被這意外的魔力所制服了。往時我是那麼嗜好着饌和果子，現在呢，一次都沒有坐到桌上去過。站着吃一片麵包，匆忙中喝一杯葡萄酒，這就是我一切的營養糧食。這兒要來敘述以前爲得要看柏爾那都老人牽着他的驢子從草場 (Pais aux Herbes) 的角落跑出來，而我曾伺候過他的故事。

柏爾那都揮起他那粗大的棘棍打在這驢子的灰色臀部上，堅硬的驢蹄步着坦平的石板。我聽見嬌小的姬麗達在笑着，柏爾那都爲得帶她一同上菜市場去，把她安放在籃子圍繞的中間，這位小姑娘手中拿着由漢特朗河邊採來的萵蒲根，轉身看着她的祖父咕嚕咕嚕在咀咒着和驢子屁股「嘿嘿」地在發響。柏爾那都照例爲我帶些果子和青菜來，並且替我留下的，比較他要拿去菜市場上出賣的東西還要

好。

這位高傲而嚴肅的老人故意表現出使我注目的傲氣，可是，自從那天我不留心驢步的聲音，又不來監中選擇我所喜歡的東西以來，他那「園藝家」的氣概便受了傷創，以後他自己便漸漸地放棄他的職務了。從此我就沒有看見他，而且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他了，因為他老了，他的年紀一年一年變成衰耄，而且狡詐。

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盤居在我的家裏的那幾年，叨天庇佑，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效果。在這個時期，柏爾那都老人的田地獲得了非常豐盛的收成，而我的收成，雖是另一種穀子，然却與他的同樣的高貴，諸君應當知道在這五年間，我已由畫徒而成爲藝術大家了。

我確實對這迅速的進步和成功，覺得非常快樂和非常驚異。現在我應當使我的技能與這樣榮譽相稱，平時我應當用自己眼光來加以批判，爲什麼呢？因爲人的最真摯的義務不是被他人強迫的，而是由自己的內心出發的。

從這時候起，我的思想不安定的動搖，使我感覺得我的住所狹隘了。我悵悵而狂熱在市街上跑；我到野外去，我徜徉於孤寂的處所，時而漠特朗河畔，時而山上。假如我不去躺在堤岸上傾聽黃濁的河流，或蘆葦的枯葉在那潤溼的莖邊「淅淅」地顫響，我便攀登山坡，坐在巉巖之上。沈靜的石子，和流水潺潺的音調，輪流地與我的孤寂的冥想攀談。

一直到我告訴諸君的這天，我沒有到過洛科農家，又沒有去過他的松林，這算是一樁偶然的事。往時我常常到這兒來。松林中充滿着山鳩，我喜歡拿弓弩來射擊它們。我頗長於射擊。我的矢對於精準的鵠標差不多是無虛擊的；可是好久以來，我便拋掉這無謂的遊戲了。我今日來悶坐在這紅簌簌的樹幹旁邊，並不是要射擊。我想塞着耳朵，閉上眼睛，躺在這兒，化一個鐘頭的時間來鎮靜我的心靈的煩亂。

我到了柏爾那都的葡萄園。這園是一層一層作成階段形的。成熟的葡萄懸掛

在葡萄棚上面。我嘗了一顆。我不喜歡那熱澀而濃甜的味道，我吐出了那太甜的皮殼。有人在我的背後笑着；我轉過身來。

一位女郎站在那盛滿着葡萄的大籃前面。她的手臂高舉起要摘的葡萄穗，我覺得她黠麗而強壯。她的肉體的美麗在那粗布的長袍和小襯衣下面顯露出來。

★

★

★

★

★

從小時我便留心生物和靜物的形態，就連雲的彩紋，石紋和樹瘤的形狀，我都作過長時期的審視。我能夠在這些形狀裏面分別出人們瞧了許久還不明晰和不可思議的種種事物。我喜歡觀賞風景；各種動物，都引起我的興趣。在射獵的時候，我一面在盡力追逐鳥獸，一面仍在讚賞它們的疾跑或飛躍。

我的生活與我吾見的人生是一樣的。我經過了戰爭和戀愛。劍與劍相擊和唇與唇相吻都會同樣地鼓盪我的熱情。有一天我的愛人用了一種非常動人的姿態擁